

茅

MaoDun

盾

经典作品选



子夜

茅盾

木家铺子

当代世界出版社

现

代

文

学

名

家

名

作

文

库

现

代

文

学

名

家

名

作

文

库

当代世界出版社

茅

Mao Dun

盾

经典作品选



子夜

木家铺子

责任编辑：高玉琪

封面设计：蒋宏工作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茅盾经典作品选 / 茅盾著. —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1

ISBN 7-80115-504-1

I. 茅... II. 茅...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现代②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5458 号

出版发行：当代世界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复兴路4号（100860）

网 址：<http://www.worldpress.com.cn>

编务电话：（010）83908400

发行电话：（010）83908410（传真）

（010）83908408

（010）83908409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振兴印刷厂印刷

印 张：15

字 数：380千字

版 次：2002年3月第1版

印 次：2002年3月第1次

印 数：1~10000册

书 号：ISBN 7-80115-504-1/I·60

定 价：2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现代小说巨人茅盾

茅盾(1896—1981),浙江桐乡县人,原名沈德鸿,字雁冰。1927年秋,在《小说月报》发表《蚀》三部曲时开始用“茅盾”这个笔名。

茅盾于1916年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做编辑,并开始在《学生杂志》等刊物发表文章。五·四时期积极投身新文学运动,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接手主编并改革《小说月报》,使之成为倡导现实主义新文学的重要阵地。他倡导“为人生”的艺术,主张文学要“表现人生”并“指导人生”。

1927年秋,茅盾开始从事职业创作,写出《蚀》三部曲,以表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大革命来临之时的奋斗、幻灭过程和他们的动摇犹豫与失败之后继续追求的心路历程。之后又完成了长篇小说《虹》和中篇小说《路》、《三人行》等。1932年至1937年是茅盾小说创作的鼎盛时期。期间创作完成了以《子夜》为代表的一系列社会剖析小说。40年代又写出了长篇小说《腐蚀》和《霜叶红于二月花》等。

除小说外,茅盾还写有大量的散文、随笔,其中《风景谈》和《白杨礼赞》是广为传诵的名篇,至今仍然是中学语文课本的传统必选篇目。

新中国成立后,茅盾先生曾先后担任文化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领导职务,同时还兼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繁忙的事务虽然使他停止了文学创作,但他却一直关心着中国的文学事业。直到临终前,还用自己的25万元稿费,设立“茅盾文学奖”,以奖励当代的优秀长篇小说创作。现在“茅盾文学奖”已经是国家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之一。

从1932年开始,茅盾本着“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的目

的,利用四五年的时间,先后创作完成长篇小说《子夜》;中篇小说《多角关系》;短篇小说《春蚕》、《秋收》、《残冬》(又称《农村三部曲》)和《林家铺子》等一系列反映当时中国社会现实的小说。这些小说以经济生活为切入点,有意识地运用社会科学观点来观察和分析现实,力求全景式多角度地揭示社会发展趋势,所以被人们称为社会剖析小说。

茅盾的社会剖析小说,是继鲁迅小说之后,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些小说形象地展示了 30 年代旧中国从大城市到小城镇、直到农村的全貌。

《子夜》完成于 1932 年 12 月,1933 年 1 月由开明书店出版发行。小说的出版在当时曾产生巨大的轰动效应,瞿秋白称《子夜》出版的这一年为“子夜年”。

《子夜》的故事,发生在 30 年代的十里洋场——上海。作品以主人公民族资本家吴荪甫为轴心描绘了一幅广阔的社会画卷。它不仅股票市场弱肉强食的残酷斗争,中小民族工业的艰苦挣扎,各道地主的卑劣行径,资产阶级醉生梦死的腐朽生活,而且还有工人罢工,农民暴动等场面。通过重点描述民族资产阶级的衰败历史,揭示了当时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趋向。

《子夜》场面宏大,人物众多,全书较有性格的人物有 90 多个,几乎概括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类型。在众多的人物形象中,被茅盾称之为“二十世纪机械工业时代的英雄、骑士和王子”的吴荪甫是最为成功的形象之一。他具有勃勃野心与非凡的管理才能,而且刚毅、果断。然而他生不逢时,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他缺少雄厚的社会根基,在与有帝国主义撑腰的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赵伯韬的斗争中显得软弱无力,最终没能逃脱失败的命运。吴荪甫的悲剧,是当时社会条件下的民族资本家的必然结局。它形象地说明 30 年代的中国并没有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而是更加殖民地化了。吴荪甫的形象充实了现代文学人物画廊。除吴荪甫之外,其他像靠美国财团撑腰的金融资本家赵伯韬;不惜用女儿做诱饵,从事股票投

机的地主冯云卿；干练狡猾的人事总管屠维岳；风流漂亮的高级交际花徐曼丽；经不起都市生活刺激的封建地主吴老太爷等等都刻画得栩栩如生，有血有肉。《子夜》正是以重大的社会题材，巨大的作品容量，宏伟的结构，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细腻的心理描写，流畅优美的语言等展示了深刻的思想内涵和诱人的艺术魅力。

如果说《子夜》偏重于大都市生活描写的话，那么《春蚕》、《秋收》、《残冬》和《林家铺子》则集中展示了农村和集镇的经济状态。《春蚕》以 30 年代的江南乡村为背景，叙写蚕农老通宝一家在丰收之年生活却更为困顿的悲惨事实，揭示了处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之下的中国农民的苦难。作品成功地描写了以老通宝和多多头为代表的两代农民的不同心理和性格特征。老通宝虽然勤劳朴实，但却固执己见，看不清自己悲剧命运的根源；而豪爽乐观的多多头，则已有了朦胧的觉醒意识。

《林家铺子》叙述 30 年代前期江南小镇一个杂货店的倒闭过程，林老板精明能干，善于经营，但是在农民购买力锐减，敲诈勒索盛行，商会局长威逼，同业造谣中伤的环境中，他只能落得个破产逃走的结局。小说揭露了国民党统治者趁民族危难之机而大发国难财的罪行，茅盾先生很看重这部作品，说它是自己“短短五年的文学生涯的‘里程碑’之一”。

全彦芳

子夜

木家铺子

茅

Mao Dun

盾

1896-1981

原名沈德鸿，字雁冰，浙江桐乡人。少年接受中国传统教育，1913年考入北大预科。毕业后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职，翻译了大量科普文史书籍。1920年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最早的中共党员之一。同年开始主持《小说月报》的编辑工作，次年与郑振铎等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革新《小说月报》，使之成为新文学的重要阵地。大革命失败后从事文学创作，著有小说《蚀》三部曲、《虹》、《路》、《三人行》、《霜叶红似二月花》、《腐蚀》等，并写有大量散文速写及文艺理论、文艺批评著作。其中《子夜》是最重要的代表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文化部长、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周作人 经典作品选	生活之艺术	人的文学	定价: 18.00元
傅雷 经典作品选	傅雷家书	与傅聪谈音乐	定价: 20.00元
鲁迅 经典作品选	呐喊	彷徨	定价: 20.00元
老舍 经典作品选	骆驼祥子	我这一辈子	定价: 21.00元
张爱玲 经典作品选	倾城之恋	金锁记	定价: 20.00元
曹 禺 经典作品选	日出	北京人	定价: 20.00元
巴 金 经典作品选	家	海的梦	定价: 20.00元
朱自清 经典作品选	背影	踪迹	定价: 18.00元
果实秋 经典作品选	谈话的艺术	雅舍小品	定价: 20.00元
冰 心 经典作品选	往事	寄小读者	定价: 20.00元
徐志摩 经典作品选	翡冷翠的一夜	再别康桥	定价: 19.00元
郭沫若 经典作品选	女神	屈原	定价: 21.00元
丰子恺 经典作品选	缘缘堂	车厢社会	定价: 20.00元
林语堂 经典作品选	论读书	论幽默	定价: 19.00元
茅 盾 经典作品选	子夜	林家铺子	定价: 20.00元

责任编辑/高玉琪

目 录

子 夜.....	(1)
林家铺子	(411)
春 蚕	(451)

子

夜

太阳刚刚下了地平线。软风一阵一阵地吹上人面，怪痒痒的。苏州河的浊水幻成了金绿色，轻轻地，悄悄地，向西流去。黄浦的夕潮不知怎的已经涨上了，现在沿这苏州河两岸的各色船只都浮得高高地，舱面比码头还高了约莫半尺。风吹来外滩公园里的音乐，却只有那炒豆似的铜鼓声最分明，也最叫人兴奋。暮霭挟着薄雾笼罩了外白渡桥的高耸的钢架，电车驶过时，这钢架下横空架挂的电车线时时爆发出几朵碧绿的火花。从桥上向东望，可以看见浦东的洋栈像巨大的怪兽，蹲在暝色中，闪着千百只小眼睛似的灯火。向西望，叫人猛一惊的，是高高地装在一所洋房顶上而且异常庞大的霓虹电管广告，射出火一样的赤光和青磷似的绿焰：Light, Heat, Power!①

这时候——这天堂般五月的傍晚，有三辆一九三〇年式的雪铁龙汽车像闪电一般驶过了外白渡桥，向西转弯，一直沿北苏州路去了。

过了北河南路口的上海总商会以西的一段，俗名唤作“铁马路”，是行驶内河的小火轮的汇集处。那三辆汽车到这里就减低了速率。第一辆车的汽车夫轻声地对坐在他旁边的穿一身黑拷绸衣裤的彪形大汉说：

“老关！是戴生昌罢？”

“可不是！怎么你倒忘了？您准是给那只烂污货迷昏了啦！”

老关也是轻声说，露出一口好像连铁梗都咬得断似的大牙齿。他是保镖的。此时汽车戛然而止，老关忙即跳下车去，摸摸腰间的勃郎宁，又向四下里瞥了一眼，就过去开了车门，威风凛凛地站在旁边。

① 英语，意即光，热，力！

车厢里先探出一个头来，紫酱色的一张方脸，浓眉毛，圆眼睛，脸上有许多小疱。看见迎面那所小洋房的大门上正有“戴生昌轮船局”六个大字，这人也跳下车来，一直走进去。老关紧跟在后面。

“云飞轮船快到了么？”

紫酱脸的人傲然问，声音宏亮而清晰。他大概有四十岁了，身材魁梧，举止威严，一望而知是颐指气使惯了的“大亨”。他的话还没说完，坐在那里的轮船局办事员霍地一齐站了起来，内中有一个瘦长子堆起满脸的笑容抢上一步，恭恭敬敬回答：

“快了，快了！三老爷，请坐一会儿罢。——倒茶来。”

瘦长子一面说，一面就拉过一把椅子来放在三老爷的背后。三老爷脸上的肌肉一动，似乎是微笑，对那个瘦长子瞥了一眼，就望着门外。这时三老爷的车子已经开过去了，第二辆汽车补了缺，从车厢里下来一男一女，也进来了。男的是五短身材，微胖，满面和气的一张白脸。女的却高得多，也是方脸，和三老爷有几分相像，但颇白嫩光泽。两个都是四十开外的年纪了，但女的因为装饰入时，看来至多不过三十左右。男的先开口：

“荪甫，就在这里等候么？”

紫酱色脸的荪甫还没回答，轮船局的那个瘦长子早又陪笑说：

“不错，不错，姑老爷。已经听得拉过回声。我派了人在那里看着，专等船靠了码头，就进来报告。顶多再等五分钟，五分钟！”

“呀，福生，你还在这里么？好！做生意要有长性。老太爷向来就说你肯学好。你有几年不见老太爷罢？”

“上月回乡去，还到老太爷那里请安。——姑太太请坐罢。”

叫做福生的那个瘦长男子听得姑太太称赞他，快活得什么似的，一面急口回答，一面转身又拖了两把椅子来放在姑老爷和姑太太的背后，又是献茶，又是敬烟。他是荪甫三老爷家里一个老仆的儿子，从小就伶俐，所以荪甫的父亲——吴老太爷特嘱荪甫安插他到这戴生昌轮船局。但是荪甫他们三位且不先坐下，眼睛都看着门外。门口马路上也有一个彪形大汉站着，背向着门，不住地左顾右盼；这是姑老爷杜竹斋随身带的保镖。

杜姑太太轻声松一口气，先坐了，拿一块印花小丝巾，在嘴唇上抹了几下，回头对荪甫说：

“三弟，去年我和竹斋回乡去扫墓，也坐这云飞船。是一条快船。单趟直放，不过半天多，就到了；就是颠得厉害。骨头痛。这次爸爸一定很辛苦的。他那半肢疯，半个身子简直不能动。竹斋，去年我们看见爸爸坐久了就说头晕——”

姑太太说到这里一顿，轻轻吁了一口气，眼圈儿也像有点红了。她正想接下去说，猛地一声汽笛从外面飞来。接着一个人跑进来喊道：

“云飞靠了码头了！”

姑太太也立刻站了起来，手扶着杜竹斋的肩膀。那时福生已经飞步抢出去，一面走，一面扭转脖子，朝后面说：

“三老爷，姑老爷，姑太太；不忙，等我先去招呼好了，再出来！”

轮船局里其他的办事人也开始忙乱；一片声唤脚夫。就有一架预先准备好的大藤椅由两个精壮脚夫抬了出去。荪甫眼睛望着外边，嘴里说：

“二姊，回头你和老太爷同坐一八八九号，让四妹和我同车，竹斋带阿萱。”

姑太太点头，眼睛也望着外边，嘴唇翕翕地动：在那里念佛！竹斋含着雪茄，微微地笑着，看了荪甫一眼，似乎说“我们走罢”。恰好福生也进来了，十分为难似的皱着眉头：

“真不巧。有一只苏州班的拖船停在里挡——”

“不要紧。我们到码头上去看罢！”

荪甫截断了福生的话，就走出去了。保镖的老关赶快也跟上。后面是杜竹斋和他的夫人，还有福生。本来站在门口的杜竹斋的保镖就作了最后的“殿军”。

云飞轮船果然泊在一条大拖船——所谓“公司船”的外边。那只大藤椅已经放在云飞船头，两个精壮脚夫站在旁边。码头上冷冷清清地，没有什么闲杂人；轮船局里的两三个职员正在那里高声吆喝，轰走那些围近来的黄包车夫和小贩。荪甫他们三位走上了那“公司

船”的甲板时，吴老太爷已经由云飞的茶房扶出来坐上藤椅子了。福生赶快跳过去，做手势，命令那两个脚夫抬起吴老太爷，慢慢地走到“公司船”上。于是儿子，女儿，女婿，都上前相见。虽然路上辛苦，吴老太爷的脸色并不难看，两圈红晕停在他的额角。可是他不作声，看看儿子，女儿，女婿，只点了一下头，便把眼睛闭上了。

这时候，和老太爷同来的四小姐蕙芳和七少爷阿萱也挤上那“公司船”。

“爸爸在路上好么？”

杜姑太太——吴二小姐，拉住了四小姐，轻声问。

“没有什么。只是老说头眩。”

“赶快上汽车罢！福生，你去招呼一八八九号的新车子先开来。”

荪甫不耐烦似的说。让两位小姐围在老太爷旁边，荪甫和竹斋，阿萱就先走到码头上。一八八九号的车子开到了，藤椅子也上了岸，吴老太爷也被扶进汽车里坐定了，二小姐——杜姑太太跟着便坐在老太爷旁边。本来还是闭着眼睛的吴老太爷被二小姐身上的香气一刺激，便睁开眼来看一下，颤着声音慢慢地说：

“芙芳，是你么？要蕙芳来！蕙芳！还有阿萱！”

荪甫在后面的车子里听得了，略皱一下眉头，但也不说什么。老太爷的脾气古怪而且执拗，荪甫和竹斋都知道。于是四小姐蕙芳和七少爷阿萱都进了老太爷的车子。二小姐芙芳舍不得离开父亲，便也挤在那里。两位小姐把老太爷夹在中间。马达声音响了，一八八九号汽车开路，已经动了，忽然吴老太爷又锐声叫了起来：

“《太上感应篇》①！”

这是裂帛似的一声怪叫。在这一声叫喊中，吴老太爷的残余生命力似乎又复旺炽了；他的老眼闪闪地放光，额角上的淡红色转为深朱，虽然他的嘴唇簌簌地抖着。

一八八九号的汽车夫立刻把车煞住，惊惶地回过脸来。荪甫和

① 书名，内容多取自东晋葛洪的《抱朴子》，是一部宣扬道家因果报应等迷信思想的书。

竹斋的车子也跟着停止。大家都怔住了。四小姐却明白老太爷要的是什么。她看见福生站在近旁,就唤他道:

“福生,赶快到云飞的大餐间里拿那部《太上感应篇》来!是黄绫子的书套!”

吴老太爷自从骑马跌伤了腿,终至成为半肢疯以来,就虔奉《太上感应篇》,二十余年如一日;除了每年印赠而外,又曾恭楷手抄一部,是他坐卧不离的。

一会儿,福生捧着黄绫子书套的《感应篇》来了。吴老太爷接过来恭恭敬敬摆在膝头,就闭了眼睛,干瘪的嘴唇上浮出一丝放心的微笑。

“开车!”

二小姐轻声喝,松了一口气,一仰脸把后颈靠在弹簧背垫上,也忍不住微笑。这时候,汽车愈走愈快,沿着北苏州路向东走,到了外白渡桥转弯朝南,那三辆车便像一阵狂风,每分钟半英里,一九三〇年式的新纪录。

坐在这样近代交通的利器上,驱驰于三百万人口的东方大都市上海的大街,而却捧了《太上感应篇》,心里专念着文昌帝君^①的“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的诰诫,这矛盾是很显然的了。而尤其使这矛盾尖锐化的,是吴老太爷的真正虔奉《太上感应篇》,完全不同于上海的借善骗钱的“善棍”。可是三十年前,吴老太爷却还是顶括括的“维新党”。祖父两代侍郎,皇家的恩泽不可谓不厚,然而吴老太爷那时却是满腔子的“革命”思想。普遍于那时候的父与子的冲突,少年的吴老太爷也是一个主角。如果不是二十五年前习武骑马跌伤了腿,又不幸而渐渐成为半身不遂的毛病,更不幸而接着又赋悼亡^②,那么现在吴老太爷也许不至于整天捧着《太上感应篇》罢?然而自从伤腿以后,吴老太爷的英年浩气就好像是整个儿跌丢了;二十五年

① 道教奉为主宰人间功名禄籍的神。

② 西晋文学家潘岳长于诗赋,其妻死后,曾赋悼亡诗三首,后因称丧妻为“赋悼亡”。

来，他就不曾跨出他的书斋半步！二十五年来，除了《太上感应篇》，他就不曾看过任何书报！二十五年来，他不曾经验过书斋以外的人生！第二代的“父与子的冲突”又在他自己和荪甫中间不可挽救地发生。而且如果说上一代的侍郎可算得又怪僻，又执拗，那么，吴老太爷正亦不弱于乃翁；书斋便是他的堡垒，《太上感应篇》便是他的护身法宝，他坚决的拒绝了和儿子妥协，亦既有十年之久了！

虽然此时他已经坐在一九三〇年式的汽车里，然而并不是他对儿子妥协。他早就说过，与其目击儿子那样的“离经叛道”的生活，倒不如死了好！他绝对不愿意到上海。荪甫向来也不坚持要老太爷来，此番因为土匪实在太嚣张，而且邻省的共产党红军也有燎原之势，让老太爷高卧家园，委实是不妥当。这也是儿子的孝心。吴老太爷根本就不相信什么土匪，什么红军，能够伤害他这虔奉文昌帝君的积善老子！但是坐卧都要人扶持，半步也不能动的他，有什么办法？他只好让他们从他的“堡垒”里抬出来，上了云飞轮船，终于又上了这“子不语”的怪物——汽车。正像二十五年前是这该诅咒的半身不遂使他不能到底做成“维新党”，使他不得不对老侍郎的“父”屈服，现在仍是这该诅咒的半身不遂使他又不能“积善”到底，使他不得不对新式企业家的“子”妥协了！他就是那么样始终演着悲剧！

但毕竟尚有《太上感应篇》这护身法宝在他手上，而况四小姐蕙芳，七少爷阿萱一对金童玉女，也在他身旁，似乎虽入“魔窟”，亦未必竟堕“德行”，所以吴老太爷闭目养了一会神以后，渐渐泰然怡然睁开眼睛来了。

汽车发疯似的向前飞跑。吴老太爷向前看。天哪！几百个亮着灯光的窗洞像几百只怪眼睛，高耸碧霄的摩天建筑，排山倒海般地扑到吴老太爷眼前，忽地又没有了；光秃秃的平地拔立的路灯杆，无穷无尽地，一杆接一杆地，向吴老太爷脸前打来，忽地又没有了；长蛇阵似的一串黑怪物，头上都有一对大眼睛放射出叫人目眩的强光，啾——啾——地吼着，闪电似的冲将过来，准对着吴老太爷坐的小箱子冲将过来！近了！近了！吴老太爷闭了眼睛，全身都抖了。他觉得他的头颅仿佛是在颈脖子上旋转；他眼前是红的，黄的，绿的，黑的，

发光的，立方体的，圆锥形的，——混杂的一团，在那里跳，在那里转；他耳朵里灌满了轰，轰，轰！轧，轧，轧！噉，噉，噉！猛烈嘈杂的声浪会叫人心跳出腔子似的。

不知经过了多少时候，吴老太爷悠然转过一口气来，有说话的声音在他耳边动荡：

“四妹，上海也不太平呀！上月是公共汽车罢工，这月是电车了！上月底共产党在北京路闹事，捉了几百，当场打死了一个。共产党有枪呢！听三弟说，各工厂的工人也都不稳。随时可以闹事。时时想暴动。三弟的厂里，三弟公馆的围墙上，都写满了共产党的标语……”

“难道巡捕不捉么？”

“怎么不捉！可是捉不完。啊哟！真不知道哪里来的这许多不要性命的人！——可是，四妹，你这一身衣服实在看了叫人笑。这还是十年前的装束！明天赶快换一身罢！”

是二小姐芙芳和四小姐蕙芳的对话。吴老太爷猛睁开了眼睛，只见左右前后都是像他自己所坐的那种小箱子——汽车。都是静静地一动也不动。横在前面不远，却像开了一道河似的，从南到北，又从北到南，匆忙地杂乱地交流着各色各样的车子；而夹在车子中间，又有各色各样的男人女人，都像有鬼赶在屁股后似的跌跌撞撞地快跑。不知从什么高处射来的一道红光，又正落在吴老太爷身上。

这里正是南京路同河南路的交叉点，所谓“抛球场”。东西行的车辆此时正在那里静候指挥交通的红绿灯的命令。

“二姊，我还没见过三嫂子呢。我这一身乡气，会惹她笑痛了肚子罢。”

蕙芳轻声说，偷眼看一下父亲，又看看左右前后安坐在汽车里的时髦女人。芙芳笑了一声，拿出手帕来抹一下嘴唇。一股浓香直扑进吴老太爷的鼻子，痒痒地似乎怪难受。

“真怪呢！四妹。我去年到乡下去过，也没看见像你这一身老式的衣裙。”

“可不是。乡下女人的装束也是时髦得很呢，但是父亲不许我